

宋代沈书史

陈汝衡著



曲艺知识丛书



I207.39/3

宋代说书史

陈汝衡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6698



上海文艺出版社

736698

责任编辑：金 名

宋代说书史

陈 汝 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5 字数 88,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书号：8078·3147 定价：0.42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我国宋代说书艺术的概貌，如演出地点、著名艺人、书会等作者团体、文学史上的所谓“说话四家”、话本的内容、思想性与表演艺术等；也附带论述讲史、说经、鼓子词与诸宫调的一般情况。作者并就合生、陶真等已经消失了的说唱形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可供曲艺工作者、爱好者与理论工作者，以及大专学校文科专业师生的阅读与参考之用。

目 录

第一章	宋代以前说书简述	(1)
第二章	北宋说书	(17)
第三章	南宋临安的瓦子勾栏	(40)
第四章	南宋说话四家	(46)
第五章	南宋讲史	(55)
第六章	南宋小说说唱	(79)
第七章	小说话本的内容和思想性	(100)
第八章	说公案、说铁骑儿	(115)
第九章	说经、说参请	(123)
第十章	鼓子词和诸宫调	(131)
第十一章	南宋说话人	(142)
第十二章	书会、才人、老郎	(150)
第十三章	从南宋话本看说书艺术	(157)
后 记		(167)

第一章 宋代以前说书简述

一切文学艺术，都有它们各自的源流和演进，也就是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记载这种历史过程的，就是文学史、诗歌史、小说史、戏剧史、说书史、美术史等之类专著。这些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从它们源流去看，总离不开人们的劳动。

在尚无文字时代，劳动人民除发出前呼后应的“杭育”之声外，也不时地随口吟唱，以减轻疲劳。经过不断提高，到了有文字记载时就成了诗歌的起源。而劳动后的片刻休息，闲谈消遣，人们就会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意识到的可惊可喜的人和事，包括大量神话在内，说给旁人听，成为讲故事的起源。

这些故事经过长期积累，一代一代传下去，内容越说越丰富，越唱越好听，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上古的神话和片断的故事性的记载。

— | —

这时际，讲故事逐渐形成一种特殊艺术，产生了说书艺术的高手。最先，他们说给劳动伙伴听，经常局限在某一地区以内。后来他们到人多的地方去，到较远地方去，他们逐渐成为职业性的说唱艺人。这些民间的说唱能手，被封建领主、奴隶主和帝王知道了，就把他们罗致到宫廷和府邸中去，供他们饮宴之际享乐的需求。古书上常有提及这方面的：

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备乐。（《淮南子·缪称篇》）

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家语·相鲁》）

上面提到瞽师、侏儒、俳优，这类人供职在王侯及人主身边。瞽者讲故事，优人说笑话，在统治阶级心目中，他们统统是玩物。尤其瞽者一类的职业说话人，是他们最信任得过的，原因是盲人失了明，放在身边使唤，不会危及统治阶级的人身安全。而从古以来，据古籍所载，妇女妊娠期间就有瞽人讲书给她们听。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跽，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刘向：《列女传》第一卷《母仪传·周

这里刘向记述的是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之一的太任在怀孕文王期中谨守胎教的情形。所谓“令瞽诵诗,道正事”,很显明地是让瞽人在朗诵有韵的诗篇而外,也讲故事给她们听。这些故事内容不能离开“妇德”,不能违反礼教,这就是“正事”。当时贵族妇女太任可以养尊处优地这样生活,而劳动妇女怀孕期中还需要操作劳动,就难能从容听瞽人说书了,经济力量也不让她们这样做。

说书除有瞽人参加到专业行列外,宫廷中还有“俳优”、“侏儒”一类人。他们“善为言笑”,“谈笑讽谏”,具有多种多样的艺能。侏儒是身体短矮的人,有类后世戏曲中的小丑,俳优则兼能歌舞,著名的有优孟、优旃等。他们的嘲弄和讽谏,被今人夸大为古代戏曲演员,而偶尔说笑话更与这里的所谓说话无关。说书史不应把古代俳优侏儒搀杂进去。

当然,先秦和汉代都有职业说话人,只是由于缺乏记载,使我们难能了解具体情况。今天存留下来的汉代乐府民歌,其中有的故事性很强,如《王昭君》、《秋胡行》、《杨叛儿》等,显然是通过多少年来民间说唱才进入到《相和曲》和《清商曲》的。忽视这一点,硬说资料空白便是历史空白,这是错误的。汉代帝王设立“俳官”,搜集街谈巷语,从侧

面去看，也说明了民间故事的丰富多采。“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汉书·艺文志》注）。这种稗官，应该说，和讲说故事有密切关系，它是有组织的采访，和职业说书艺人合作进行的。

近年在四川成都天迴镇汉墓中发掘出一具“说书俑”，证明是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所塑造。这一泥俑手执鼓槌，笑口迎人，好象正在讲唱一个动人的故事。可是它不一定在唱书，或者仅仅是一个击鼓的乐工，那就不能指它在说书。

二

到了魏晋六朝时代，说话更为普及。曹操儿子曹植在邯郸淳面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注引《魏略》）。陈始兴王叔陵夜间“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南史》卷六十五《陈始兴王叔陵传》）。而最擅长说话艺术的隋代侯白，竟然“所在之地，观者如市”。杨素是他的上司，常以势压迫他讲故事，侯白不敢不从：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后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白

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
(《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侯白《启颜录》)

极可注意的是，杨玄感要求侯白“说一个好话”，也就是讲说一个动听的故事。说话和讲故事混为一谈，这在以前尚未如此确定过。再从文人侯白去看民间说话艺人，联想到当时好听书的社会风尚，原来自汉朝以来早就如此了。三国时代吴质在饮宴间曾召优人“说肥瘦”，就是其中的一个好例证。

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三国志·魏志》卷二一注引《吴质别传》)

民间优人应召即至，随时能编造故事，可见他们技术水平相当高，也看出社会上职业性艺人之多，他们已经可以凭着说话艺术谋生糊口了。

再从文学史去看，六朝以来大量志怪小说的产生，也就是民间讲故事的人特别多的旁证。当时说书能手活跃在民间，经过文人的记载，就丰富了这时期的志怪文学，这点是不可忽视的。

三

现在说到唐代。汉魏六朝时期记载上只是片

断地零碎地提到说书和说书艺人，唐代就显然不同，寺院讲经和民间说唱都有较多的资料，从而使我们对唐代说书有比较完整的轮廓。

这一绵延二百八十九年近三百年的唐王朝（618—906），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岂但唐诗是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它一切文学艺术都达到高度水平。早期升平安定的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的丰富，政治背景及经济背景就造成了唐王朝的富强。塞外诸国和少数民族都纷纷投降归附，诸蕃尊称大唐天子为“天可汗”。胡商云集都城长安，扬州有不少的波斯胡店。杜甫诗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少陵集》卷十三《忆昔》之一）

《旧唐书》也有“开元末年，频岁丰稔，京师米价，斛不盈三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寸刃”的话。人民生活良好安定，必然要求丰富多采的文娱活动，而说书这一民间伎艺，就呈现了蓬勃发展气象。文字著录较多，就遗留下较多有用的资料来。

在民间说唱方面，唐代继承了汉魏两晋六朝的说话优良传统，更见繁荣。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句说：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这里的“话”，就是上面隋代杨玄感强请侯白“说一个好话”的“话”，原句有注说：

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这样读起来，好象诗人白居易在他的长安新昌里住宅中作为一个说话人讲“一枝花”故事给元稹和白行简听（白行简是写作《李娃传》传奇小说的人）。我看不可能这样，白居易自己不会说书给人听。现已知道元稹诗注偏生漏列说话人顾复本名字，当时这位姓顾的说话人在白居易家中说书给座客听，后来元稹作诗，白行简作传奇，都是从这个本源上来的。

白行简《李娃传》叙长安倡女李娃拯救荥阳巨族郑元和，她后来封为汧国夫人。这原是一篇缠绵顾艳的唐代著名传奇文，此后作家根据这故事又有增益，改编成多种形式的读物。我在《说书史话》中曾列举过这方面的一些作品。

（一）高文秀：《郑元和风雪打瓦罐》

（二）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

（三）佚名：《李亚仙》（《九宫正始》有遗曲）

(四) 朱有燉(周宪王):《曲江池》

(五) 薛近兗:《绣襦记》

(六) 晁璠《宝文堂书目》子部杂类《李亚仙记》

(小说)

(七)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入话

(八)《燕居笔记》卷七《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

上面有小说,有戏剧,都是围绕李娃故事发展起来的。这一长安名妓,字亚仙,又称一枝花,虽然出身卑贱,却具有义侠心肠,把沦落潦倒的贵公子郑元和拯救过来,让他去赶考。看出妇女的高贵品格不一定产生在高门贵族的妆阁里,一个蒙受贱视的妓女能够成就情人的事业,情人自己也就打破旧有的社会礼教习惯,居然把妓女用六礼迎娶,成为正式夫人。两个人都走上崭新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幸福与光明,对唐代社会具有何等的讽刺意义!

当时顾复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还未说完,强烈的故事性把座上客都忘忧忘倦地倾听着,是一次成功的说书表演。

到了宋代,一枝花故事还在民间说唱着,庐陵罗烨编写的一本《醉翁谈录》,书首有下面这些名目:

论莺莺传 爱爱词 张康题壁 钱榆骂海 鸳
鸯灯 夜游湖 紫香囊 徐都尉 惠娘魄偶 王魁

负心 桃叶渡 牡丹记 花萼楼 章台柳 卓文君
李亚仙 崔护觅水 唐辅采莲 此乃为(谓)之传
奇。(卷一甲集《舌耕叙引》、《小说开辟》)

上面这些故事内容,有的已为我们所熟知,有的还需要我们努力发掘,《李亚仙》是作为“传奇”而著录的。在此以前,作为南宋说话人重要参考书的《绿窗新话》(皇都风月主人编,分上下二卷,是早于《醉翁谈录》的一本记载传奇小说的专书),已有《李娃使郑子登科》的一文,是根据白行简《李娃传》节录成篇。《醉翁谈录》癸集卷一《不负心类》又列有《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这一传奇文。可见侠妓李娃故事由唐代说到南宋。南宋说话人所以要参考《绿窗新话》,因为唐人传奇文《李娃传》不一定为勾肆艺人容易找得到,就需要一本专记哀感顽艳一类恋爱的小说专书,使他们在演唱前随时诵习,既省时又省力,了然故事首尾,因此象“皇都风月主人”就适应这种需求而编书了。他可能是南宋书会中人,专以编写小说戏曲为职业的。

唐代民间说书资料特别少,是否也有类似《醉翁谈录》所述:“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呢?我说应该有的。唐代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民间说书一定丰富多采,这类宋代已有的说话名目,唐代不可能没有。南北宋所继承的,就是唐

代所已有的，艺术上不过更加精进而已。

宋代讲史一类说书，唐代也不可能是一个空白。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已把当时民间流传的三国英雄人物故事介绍给我们了。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如果不是儿童们在看傀儡戏以后模仿戏中人形象的话，很可能诗人是在提到民间说书。三国时代刘、关、张，曹操、司马懿等人不平凡的生动活泼故事，我看早就在民间流传说唱。情理上应该如此，只是由于封建文人一向贱视民间艺人，记载上缺乏资料罢了。

白行简写出他的《李娃传》是在《一枝花》故事盛传民间以后，是先有民间传说后来才有传奇小说的。因此，我联想到丰富多采的大量唐人小说，其中不少是先经民间传开，而后才由文人撰为传奇小说的。即如蒋防的《霍小玉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之类，能够说这些作品不是先有人讲说故事随后才渲染成小说吗？尤其叙述李世民开国故事的《虬髯客传》，和正史牴牾不合，内容也很迷离恍惚，中国东南也从来没有“扶余国”。我认为这篇小说好就好在这种地方，所谓“小说家言”，就是讲史说话人的杰作，试读下面几句：

文静飞书迎文皇（李世民）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

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焯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

封建社会吹捧开国帝王为真命天子，这里小说作者把这一点渲染得出神，描绘得有声有色，正是当年讲史艺人着力之处，可能演出时就是这些内容。

由于民间说话发达，上层社会和士大夫阶级也学会这种说话伎艺。古书上有两条记载，应该受到我们的特别注意。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荆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郭湜《高力士外传》）

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唐会要》卷四）

当时（一）宫廷中有高力士为唐明皇“说话”。明皇由西蜀归到长安宫中，不习惯儿子肃宗安排给他的幽禁生活，因而让高力士为他说书消遣；（二）罢官后的韦绶是一个能谐戏、能说书的官僚。从上面两则记载里看出唐代民间说书的影响。它进入了宫廷，它使大官僚也学会说书，似乎说话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时髦的文娱了。

四

下面再谈流行在唐代寺院里僧人的说唱。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经故事和释教教义逐渐流行民间。中国固有的儒家经典、道教学说和外来的佛教，三者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但有人想把它们调和起来，也有人要把它们的优劣点分别辨清的。朝廷就常有令道士和沙门相聚问答辩论，也有把孔子学说一并发进去讨论的。六朝到唐，常有这些事。寺院僧人为着把佛教广为宣传，获得广大听众的信仰和施主的布施，在寺院中常公开讲经，尤以唐代为盛。会昌初年（八四一年以降）有日本和尚圆仁求法入唐，曾在长安小住，写出了他的不朽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到的开讲的寺院，就有资圣寺、保寿寺、菩提寺、景公寺、会昌寺、惠日寺、崇福寺七处；法师就有海岸、体虚、齐高、光影、文淑等人，尤以文淑法师俗讲为第一，记载上常提起他名字（《说书史话》页十八至十九）。唐敬宗曾亲往兴福寺听过文淑讲经。

当时寺院和尚为向广大群众立说，把佛教思想通俗化，使社会男女老少都能接受，这就是“俗讲”的由来。和尚们考虑到宗教庄严，不能和市人说话相比，就创立了一套俗讲仪容，如念佛、发愿、开讲、唱经等，都有一定的规范。俗讲内容也是极